

意洋行著
蕭伯升校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蕭昌期刻會元

藥地炮莊卷之四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外篇

褚云內篇命題各有深意外雜為郭象所刪修
焦氏筆乘曰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
則後人竄入者多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莊子
身當其時而肱篋曰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國
十二世即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
踰四百歲乎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

炮四

新編

避漢文帝諱改田恆為田常其為假託甚明
迂葺曰以斗斛權衡為駢枝而欲去之贅三層
未始有之混沌頭上安頭非續是斷鶴之甚者
乎上不敢為仁義下不敢為淫僻非鄉愿最巧
者乎憤而行仆罪路耶還是奇才難忍藉此玩
弄生波耶末世以猾嫵悍伎之我而見飴以沃
戶矣莊子冤哉人情惡理拘而才士好奇翻得
此培聖縱盜之滑油合衆人之咻以為快理士
膠拘核亦不稱豈能以非墨之守勝習輸之攻
乎以故好修常屈正理常晦目為迂腐險闕偏

州曰正人說邪

法則邪法亦正

邪人說正法則

正法亦邪你道

妙無偏到如此

愚曰

蕭元榮舉理

曰王摩詰是

脫轉運之是

供養王新維

朱子晚年出家

一老婦見

正好送他上學

其此處方可以

權衡此處愚

曉作詩行得

二語中時如

何口我常

大風烈則樹

樹自有旁人說

却長

甘饒說請

泉金滿泉白

曰大泉為白

金滿阿甘饒

出泉饒同泉

雁行者何在

曰當時去泉

便打饒饒

死冤家出入

泉者誰他此

饒饒按金文

饒饒行拘有

饒饒打饒玉

無饒笑曰何

炮四

新編

鋒羣煉殺機哀哉哀哉故曰竊仁義與竊混沌
其竊一也竊仁義者百姓直道猶權衡之彼無
所逃也彼竊混沌以廢天日之權衡而羣教為
公然潑悍爭奪之跡嬰兒其將奈何明收荀子
之性惡而賤其體專取告子之食色而去其勿
貌做墨子之兼愛而遺其親狠縱楊子之為我
而不知足則將奈何于是簑鼓以膠目塞耳必
不可能之法而實巧遁橫肆使人不敢詰其更
奈何洪荒不知父今知父是不反本也弱肉強
食近于禽獸今有禮讓是不古也仙定鬼窟則
死執混沌耳避世匿形者借之若計黑路以塞
源築堤適以橫決而詐愚不學者秘傳罔民矣
豈有光明正大而廢天日之權衡者乎人生為
不落有無之有日用猶不落晝夜之晝遊虛以
遺累乃榜無以荒事增累乎家常不節飲食而
專賣番木鼈乎况藉口即有是無而明滅暗縱
者哉情不可縱亦不可滅是權衡者混沌天地
之神髓也聖人貫萬古而表其公平立仁與義
正所以宰其陰陽剛柔而天弗違者也萬物一
體仁也各得其宜義也塞天塞地本仁義矣豈

兄惟急遽多
方首須聞
已不聞不見
家風句遊心
性以收名聲
史是已駢于
之問而敵跬
多駢旁枝之
性命之情故
爲有餘短者
既雖長斷短
所去愛也

炮四

駢

五

字無幾二十
八言猶太多
且道聖賢相
應視科考何
又豈伯夷之
況中道是路
雖何故又豈
意此合兒之
三百金五十
之奇而諸儒
以知其且舉
聖之大者乎
中聖教人反
食其果然快
絕正好養生
性與好相輔
城曰則富貴

正爲伯夷宜
身和天下可
亡羊補牢後
以爲知虛空
增能何如其
身殉者則天
下之唯義又
如耶
口口口口口
知已矣何其
人多也君子
殉仁義者身
家資賤賄貨
亦要行仁義
曰身殉天下
心放心則保
矣即可得名
隔絕矣正使
人死大德也
誰不發生性

炮四

駢

六

子之窮之道
何切分諸下
時齊解諸下
博覽其言
史而諸儒不
實足以聖人
之德而各適
耶試問徐忽
則一般情知
生愛財便宜
其多愛而後
性乎乎成合
有者曰五鬼
何有者曰正
施老收科曰
不爲山七賜
要中收

如此乃苟全耶。故罵仁義以媚小人。尊道德以媚仁人。自造秤杆。高下其手。果然絕世聰明。多方妙用。汝等都被語脉轉了。何能夢見。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賊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賊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

炮四

七

同。其于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于其間哉。

莊子曰。伯夷。柳下惠。一也。而不可同。盜跖。柳下惠。一也。而不可同。故曰。伯夷。柳下惠。一也。而不可同。盜跖。柳下惠。一也。而不可同。

正曰。亦知駢枝不可斷邪。乃斲其將指哉。除此四殉。將殉虛空乎。將借虛空以殉。幾乎。天其跖。跖其天。常羊于戚乎。相繇九首乎。止爲不能順性命之理。而中乎常然之節。故繼此權衡成章。以省民之

力。解民之惑耳。揚遏順天。隨緣乃當。一味貪冒。洪荒爲渠魁三窟哉。噫。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賊也。屬其性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賊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賊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賊。非仁義之謂也。賊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賊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

炮四

八

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舊判曰。孟專言仁義。莊專言道德。其寔莊子所言仁義。其字義與孟子殊。有本仁義大仁義小仁義。確仁義假仁義。單從自受用立說。仍是爲我策。白章大力曰。仁偏以愛己。義偏以裁物。則仁義惡矣。澹歸曰。孟言仁與義對。孔言仁不與義對者也。

莊子曰。伯夷。柳下惠。一也。而不可同。盜跖。柳下惠。一也。而不可同。故曰。伯夷。柳下惠。一也。而不可同。盜跖。柳下惠。一也。而不可同。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乾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檄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炮四

十一

杖云。讀莊子不比五經。當別具隻眼。彼痛世人溺于死法。不能逗出靈機。終不得自己受用。往往欲與正言。乃反其辭而出之。危其事而悚之。使其疑窮思極。忽然得之。則知其立言之深。入人之切也。又曰。莊子豈不欲人治天下哉。正以世人不知治天下之妙。乃以治馬而罪伯樂。治天下而罪三代。此正所以獨推伯樂之妙。而形容其善與不善。以歸至治于三代也。知此。則天下善治馬。千古善治民。豈復更有過于莊子者乎。知此。則天下當有善

馬世世當有善民。治天下者。全賴有善法。善本不絕。誰來取宗。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拔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鑒別。變為仁。跂跂為義。而天下始疑

炮四

十二

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故曰。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銜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圉圉。驚。驚。曼。曼。銜。轡。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

孟子曰：「民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又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踴躍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又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踴躍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孟子曰：「民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又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踴躍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迂說曰：荀子云：「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一之于情性，則兩失之。」正教顛預，率性偏委，氣盾之病，激言性惡，重禮也。別性于生前，且驅情禮雙遺耳。錮于虛空，變成奇貨，離卽斷常，愈玄愈幻。荀子曰：「匿則」

炮四

馬路

十二

楊大儒曰：「黑黃白馬，同作馬。」白馬非馬，白馬之謂馬，非馬之謂白。孟子曰：「牛馬一也。」牛馬之謂牛馬，非牛馬之謂一。孟子曰：「牛馬一也。」牛馬之謂牛馬，非牛馬之謂一。

大惑畸不可為，毋乃似之。現量無大過矣。果能禁比量耶？積一日成萬世，奈日用何？聖人故申本來之秩序，差等事物，使享各當。莊子云：「緣于不得已，是也。」禮義以中節而名，祇是公平而已。且問冬至立春，候不差秒，歌舞板眼，待思量否？發而中節，心法雙忘，非膠致也。平在自反，暫歇過關，用之，物物還其本事，以空藥世，以妙醫空。其火候耳。正義曰：「中節之比量，卽是現量，卽是不起一念，物則各住于法位，三拜依立，我何為哉？達者不樂羈絆，逸流作自了語，展演出格，偶然後不為例。」

藥地炮莊

肱篋第十

須曰：「慢世立物，可以存身。」此物可以存身，此物可以存身。須曰：「慢世立物，可以存身。」此物可以存身，此物可以存身。

將為肱篋探囊發賈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縻，固局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既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縻局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死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炮四

馬路

十四

孟子曰：「民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又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踴躍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杖云：莊子痛這世界人心如江流，日下不可挽迴，使從前無聖人之禮樂刑政，則早見此世人獸相食，而囊篋已無，城郭莫設。又有聖知仁義，借資于盜，而能守其賊身，以有國家，且處堯舜之安哉？知到此時，決不可一日無聖人，是聖人亦決不得

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之。列。也。中。也。

向秀云。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爲生。故者爲死。乘天

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忘其

途。則大盜息矣。不死者言守故而不日新。事牽名

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郭云。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

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

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旨在去欲。勿彰聖知

正曰。此止是自反一法。大有之揚。遏順天。遏神于

揚。此天地萬物之生幾也。莊子去名傳名。奇在懲

炮四

壯。廣。

十七

咽廢食。後之偷逞者。可授以廢耕奪食之利器乎。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擄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

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

而民始可與論議。擄亂六律。鑠絕竿瑟。塞瞽曠之耳。

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

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擄工

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

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擄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

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

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

以煢亂天下者也。法之無所用也。

呂曰。所謂絕聖棄知。非滅典籍棄政教也。焚符破

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

所恃也。培斗折衡。非果培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

不爭。然後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

白符曰。遁上遁下。管子惡之。語無爲以求名。太公

知其害。曹立之云。愚不肯忠在一時。而邪異禍在

百世。始于辨。龍別舉。以有無。矯亂名寔。便于類適

炮四

壯。廣。

十八

誠遁。而無憚者。資以誣正而荒逞焉。浸假至今。直

須窮盡莊禪本旨。申其大乘。容其偏真。而賢智者

不惑。則化歸中和矣。以滅爲無。善惡俱絕。非鬼窟

則死水也。卽有是無。可破破相。而誤裸縱脫。大決

率獸矣。安得不覈名寔。申韓因以慘礪。可無憂乎。

然後知環中寓庸之味。正是不執著。不斷滅之適

得也。童子陽經陰權。韓嬰貴當。賈誼別事。卻詭限

勢。總歸中道成章。徐幹不憂異術。而疾惡內關。可

待陽明發明乎。莊生能窮。詎識正可助決事。比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化靈廟之地盤。徒能下鳥窠到成。回一春一秋。天日歸此利澤。憑他生死。豈便絕情。不得道道。瑞瑞曉曉有道。只如此。空引。許多酸。猶謂。假父母。天猶。過日。又豈知。子特地打。嗔。此不可解之。理。現往一張。家。婦。補之。告。那。世。尊。之。海。濱。泣。一。笑。

炮四

量難免鑛癡倚此遺矢堂楫則赤子亦利器也大
決所犯洪荒獸逞則絕棄更利器矣將謂官不容
針私通車馬則總殺暗縱何用此詐明頭而教佞
教狠耶莊子故決曰中道成章依然物物而已聖
人知事物時位之斗斛權衡卽是萬元會之嬰兒
符璽明五藏五常之圖書斗斛卽神于張弛逆順
之火候權衡美惡相極亦不必窮物極必反亦不
可倚晉法位之聰明卽以泯其滕鏹給勤生之簋
竈卽以養其離跂此萬古不變之時用也祇爲一
場礮礮解衣故被風吹別調

藥地炮莊

樣樣較爲真。而
離身耶。要且通
身泥水。若謂本
來現成耶。要且
接傍也。不得若
謂天地太虛。應
耶。要且議論地
不得。如云。絕聖
棄智。唯是坐斷
半邊。及乎新舊
推擎。又說勢不
獲已。然則中道
幾時得成。拿乎
只現身歸傍樣
道。誰知傳檢定
地方。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于陽大怒邪毗于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音告詰卓音作驚音驚而後

炮四

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定其性命之情哉。有寬也戰合也。商賈不平。卓驚行不平也。在如持載。園中之範。有如履地。範中之園。

陳維立德璧曰拱手高談性命而漠視君父之安危此陳同甫之所傷也性命人所以生也君父有安危而惻然與之同安危至于痛涕其人生氣盡如矣而此外別有性命乎正曰庸人以衣食財色爲性命高人以詩書山水爲性命英才以功業爲性命賢者以理義爲性命仙定以鬼窟爲性命黠智

在宥第十一

偏衰各竊其說以詆嫉護短爲性命惟聖人以天地萬物古今經緯爲性命故範圍而各安之而人不知也不大拂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何嘗專恃賞罰何嘗不用賞罰哉

杖云利器不可以示人此在宥者正欲藏天下于不治藏不治于人心使有力者不得竊之而趨使無知者不假求而自足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慎獨可同參

正曰因欲不淫其性不遷其德遂至外不放入內不放出厭絀詛盟煅煉成獄舉天下思慮不自得

炮四

二十三

喬詰卓然何暇安其性命之情此無他以不知中道耳因而曰性本不淫何用法度賞罰于是乎縱盜滅理矣此無他以中道不成章耳情田順寶使各安其生理在之也平恕悲憫嘗不見人過失宥之也中道成章須知無爲有爲之君臣道合君用于臣臣奉其君謂之本在本宥焉可矣

而且說明明邪是淫于色也說聰邪是淫于聲也說仁邪是亂于德說義邪是悖于理也說禮邪是相于扶說樂邪是相于淫也說聖邪是相于藝也說知邪是相于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

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鑿卷上憤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儺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擯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炮四

二十四

杖曰此千古正論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今盡趨于下又何能遡于中上哉將欲與之必固奪之重玄廣闢而奪之者是皆細細與之左盤右錯使妙盡此治而不治不治而治之妙也婆心微困更有過于莊夫子者乎更有過于莊和上者乎

崔瞿問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賊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剝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值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

最情者頂行
是公孫固情
曾知生放
是教人墮子
自其家曰平
自其因之且
是放是情
是教人

南陳子問曰
此世世變
皆命有十
光有之一
高子志人

不違好義
對林直樹
則林樹大
無已八利
生於會不
榮利之場
精於能
更之與
耶和與
其立以
白知仁
下地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服。脛無毛。以養天下之
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
不勝也。堯于是放。謹兜於崇山。投三苗于三峽。流共
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
駭矣。下有桀。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
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
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
是乎鉅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存存大
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岷岩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

炮四

二十五

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
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爲
桎梏也。桎梏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桎梏也。矢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此非不言命與仁。乃罕
杖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此非不言命與仁。乃罕
以利與命同言。利與仁同言。以利命如水火不同
器。理欲不兩立也。使聖人不言命與仁。天下將安
歸乎。孟子得此意。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當春秋戰國時。盡天下皆功利爭奪。孔孟嗟
已不中用。而莊孟同時。既不助孔孟言仁義。而
且以三代上之皇帝。皆罪之以仁義。櫻仁心。天下
豈不大駭爲狂逆無道哉。當時知以非聖人之仁
義爲罪者。唯孔孟之徒能之。如彼時之尚功利爭
奪者。已不知仁義真足救戰國之弊。又何知營責
仁義之櫻人心者。功過所在哉。或以營責仁義爲
是者。以此時唯縱橫合併之術爲適用。無事仁義
之迂闊也。又何知莊生之旨耶。亦唯孔孟聞此深
歎之。而不欲言之。恨天下不足以知之。或惕然取

炮四

二十六

其意。而洗心于密。以自慰其憂勞。如熱惱場中。且
以衣服清涼散。致太息也。
潛艸曰。易言仁利命。以卦象罕譬而喻。正恐玄談
爛漫。荒高廢務。故以雅言。畜天下而泯之。
史記云。處四凶以變四夷。東坡曰。非殺之也。高忠
憲曰。舉十六元。放四凶。正是良宵行庭。正是權衡
之帝則。所謂既竭力而繼之。仁不可勝用也。知至
者。以知還物。正所以去天下之駢拇。而安天下性
命之情也。止爲徒法徒善。不盡其用。故莊子反言
以巧醒之。誰知相沿專賣鬼眼睛耶。

老子遺言曰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于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
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
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
不待族而雨艸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
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
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
吾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久長廣成子

炮四

二十七

廣成子遺言曰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于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
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
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
不待族而雨艸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
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
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
吾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久長廣成子

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
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
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于大明之上
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

炮四

二十八

自不小也平心
論廣成子為上
古第一曰慎守
一記為廣成子
神又同齊不遊
無窮之門也耶
一文

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
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
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
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
死而我獨存乎
黃正也族聚也末聚而南言少也
物類也物類自壯者不於治術以極之也李純風生
物類云千二百歲謂之大於一曰陰陽之也小紀也百
結為物也無心之謂也

蘇云山經廣成子治屯蒙二卦連日月黃帝師也
所種者穀雖瘠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田不生
穀窈冥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物本無終極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
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處和故不見其分
成毀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言學道能盡死其
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可見可言可去取者人
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真我也
杖云心無所知則抱神以靜而內自慎精不搖而
遂于大明之上矣無所見聞則神將守形而外自
閉形不勞而入窈冥之門矣心無所知非絕無所
知也我守其一不為知所敗則與天地為常而遊
無極之野矣無所見聞非絕無所見聞也以處其

和任物自壯。則與日月參光而入無窮之門矣。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愕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耶。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聞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

炮四

二下九

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于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艸木。禍及止。見一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溟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

藥地炮莊

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郭云。嫌不能。隨然通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闔付自然。則無爲而自化矣。

炮四

二十

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聲之于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嚮。與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頤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

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視無者天地之友

郭云心欲出羣爲衆攝也衆皆以出衆爲心是衆人也我亦欲出衆則與衆無異矣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物哉夫與衆玄同非求貴于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于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于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也王弼答裴徽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莊未免乎有故恆言其所不足

炮四

呂曰頌論言也言則出于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于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己矣

正曰一種險教止逼人鹵莽出頭其成就人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生平也萬有餘喪矣棄灰之酷立法終于自弊孤注之勢有時可以脫險誰能于一樣敵疑判出俟命微倖之兩種中庸耶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雖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物之爲而不
可不爲者非
下金銀珠玉
不爲物用則
物之故也
知之心無物
則心之虛也

一法若有毗連
隨在凡夫一法
若無善失其
境界則曰善
實不立一塵
虛不立一法
有中道之人
生觀

炮四

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謀會于仁而不恃薄于義而不積應于禮而不諱接于事而不辭齊于法而不亂恃于民而不輕因于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于天者不純于德不通于道者無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嚴君平曰神明之數自然之道無不生無有不生有不無不有乃生無有道無而事有體無而用有

事中節而享其化矣眞體道而事事無事矣

胡寅曰何晏執無裴頠膠有矣知理者宜有則有爲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爲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爲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爲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爲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紫柏曰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象察爻未始無心也老不敢爲天下先不敢非有心乎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卽無心亦未嘗無過然則初心之人如何用功

神天之中微分
先後耶物物者
玄思無是有到
處好山若人真
形家空虛自生
世世口前道人
我意空虛自無
義所可立治此
權教其愚者
笑曰莊子說無
是教也
世世口前道人
學佛法去趙州
以棒子曰有佛
處不待住無佛
處急走過三千
里外逢人不語
是學佛自與佛
則不去也州門

補精花補精花
且如大發逐句
下居逐句得別
道樂地自清
道者只恐其食
不中飽人便
宗一聖曰無
也而致有之是
其即練而金即
力也有而致
無之是致不榮
而無不金也並
秋之曰亦有亦
無是大可寒而
水可熱也並道
之曰非有非無
是偏不自而為
不謂也見有為
有則物我之形
如無沙之不能

即見其無
則物我之情如
影之不能應
物能免內見之
感乎一毫曰有
無遠其生來
先之之精妙乎
止有事實其真
道師之教案
此而吹影耀
理無差相照
此固本有不破
人理而自清
其所謂者
字果大機乎
諸別道一句

杖云前段以先天命天不治而治在也後段以後
天奉天治而不治有也彼豈絕物哉數陳詳明精
微潔淨妙出六經之神化誰敢謂莊子不經

正曰人心偵驕不可撓故黃帝以治身為問大學
正心章以身有所心不在而指之廣成其謂身心
一如乎舍身取心自古所病全提不許分開破執
妙于軒輕泥乾灸身牛車愈醒恐猶有錯會者天
下即是身心身心即是天下君臣道合正堪拊髀
潛艸曰層樓一屋本統天人因生死而專格心所
以心物所以物天所以天不二疑矣直下是人

炮四

三十三

常盡人職當安時位豈作有無之見乎正為生死
惑人而有無之說又惑人故決曰體道于無可以
養神虛受還事于有便知物則咸宜火候自適于
兩忘之無所以調氣踐形而泯性情也定務藏用
于法位之有所以隨分安時而無思慮也此則善
用而享其兩忘矣若不善用者食爭執有則德慧
才能亦累于矜己驕傲不能精進與時俱化而况
聲色貨財乎若執空亡之無則或抹殺道理或荒
廢定事非愚則誣矣而况味滅欺人莽蕩招殃者
乎證公因發公願者由中道行定以此破顛頂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
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
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
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
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于天下者德也行于萬物
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于事
事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故曰古之
聖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自
姓定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炮四

三十四

黃帝經曰在天為玄玄生神在地為化化生五味
在人為道道生智正曰聖人觀易止就天地指點
而太極在其中矣舍一無萬舍萬無一辟如全樹
體其全仁而根幹枝花各中其節豈必執樹未生
前之核哉聖人理太極之家事惟以不昧同體之
仁善用分別之智使天下各各安分正用而已惟
其不能觀畜故誘引于有無兩端之上若悟本兼
寧執此乎然不知時各用之時互用之時偏用之
猶非真悟兼中到也
虛舟曰曾知天地之兼技事德義乎禮運曰禮本

于大一。協于分。是無爲有爲之合也。通于一。萬事畢。所謂玄也。通于萬。一事畢。所謂重玄。重玄然後君臣道合。妙叶于兼。楊誠齋曰。中正立而萬變通。然後無思無慮。此猶言學道之火候也。思兼慮得。卽是何思何慮。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于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則

抱四

二十五

韜乎其心。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上文疑卽老子下文。夫子則于長桑公。微言也。唐曰。指孔子多。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于事。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探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

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而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于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近遠。一口兼作。近遠。

孝曰。今之愛守道遙。無事竊者。倖素逝也。電火中轉。物劍刃上翻身。是真素逝也。君子志學知命。素位從心。時時位其位。卽時時素其素。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抱四

三十六

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杖曰。以黃而帝乎中。而不爲四方形相之所變易者。唯罔象爲能也。居乎北之靜。而遊乎南之動。有幾不遺其神性之珠。而與之俱周旋哉。如更使知見聰明而力索之。不亦將心覓心。何自而得。故不居于人我之山。而忘乎動靜之際。則自得之也。此一小喻。不數語。卻勝前段長篇。

案此世有實相
而還珠刺殺而
成其者思者失
其者思者思得
其者思者思得
其者思者思得

其師而放過師
其師而放過師
其師而放過師
其師而放過師
其師而放過師
其師而放過師

現世三年則存
其故曰天不
如屋地不如食
大而不當之天
不能與地而切
用之天者惟在
兄知之乎

利之所存金
其後世說故事
遠勝之學治吏
久矣其應得云
其者思者思得

愚曰佛前女子入定。文殊盡其神力。不能出下方。罔明菩薩于女子前。彈指使出。覺範謂與莊語。獅乳驢乳。有辨者麼。若云此以象罔為玄關。則罔明亦黑路。若云出不出之本定。則得不得本玄也。未可低昂聊且軒輊。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于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堯乎。天下齧缺之為人。聰明睿智。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父。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

炮四

天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而之禍也。南而之賊也。

義曰

尊知火馳是最大病。惟慎獨可免。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

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大聖人。躬居而餒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思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愚曰孔子遇儀封人。奉以木鐸。堯隨華封人。則三祝而退已。你道讚歎得及否。

炮四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圖行邪。無落吾事。他他。吾子。乎耕而不顧。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

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刺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綿綿。反成山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易說云。泰初氣之始也。有德者。無而有。有物者。無而得。以生。明物生之自得。聖人因而有物。皆杖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妙于贊伏羲之書。與堯舜之精一。夫子之一貫也。一而未形。描寫輕妙。留而動。動而留。此正造化之無間。天命之生物也。鳴非謂言也。合喙鳴。喙鳴合。此喻陰陽開闔之義。與天地合德。鳴卽隱而見。合卽見而隱也。

炮四

人地

二九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德不可不可然不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留一作裡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于天註寓者天地氣見應帝王

焦曰盡無者非動止死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死生亦死生白曰忘乎物又忘

天曰兩忘是謂忘己是謂忘其兩忘無落吾事依然物物而已矣

將閭勉作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
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聲去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
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
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于帝王之德猶螳螂
之怒臂以當車轍作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
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閭勉觀
覲然驚曰勉也汙若于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
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

炮四

地

102
- 1

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白。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湛
 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韓和也。局笑。說。觀。說。說。
 義曰。搖蕩。從風說來。書曰。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子貢南遊于楚。反于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澆澆。反者。作。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
 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仰即而視之曰。奈何。
 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泆。井。湯其名
 爲枰。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

按曰。獨覺其故。人其美。故。何。以。不。為。所。覺。乎。與。一。曰。不。善。則。何。用。則。道。本。始。至。于。神。道。以。神。于。神。道。不。可。神。子。目。不。免。為。所。覺。

按曰。二。段。注。謂。人。自。得。之。言。外。使。莊。子。為。老。固。亦。必。情。操。不。如此。也。

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為圖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圖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于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

炮四 天地

四十一

不知復有夫人。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于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

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項填自失。悒悒。

郭曰。夫用時之所用。乃淳備也。斯人欲修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子貢迷于此人。若列子心醉季咸也。孔子以其背今向古。修為世事。故知其非真。徒知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潛云。六十四卦。卽是太極。何足以識之。天何言哉。不識卽真渾沌。而欲識渾沌。以為奇特。皆假修渾沌。遁天竊高者也。愚固勸人受用天地。切忌另求渾沌。

炮四 大地

四十二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照冥又不在外。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于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樂場也。禿而施髮。禿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

炮四

天地

四十三

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蠢動也。蠢作蠢。蠢作蠢。蠢作蠢。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于親而尊于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

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黃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釋之。不推。誰其比憂。釋之。不推。誰其比憂。釋之。不推。誰其比憂。

炮四

天地

四十四

魏冰叔曰。人有偏好。及立定一意。要人從我。皆能召諛。彼諛者。我好忠義。便投以忠義。我好簡朴。便投以簡朴。甚至我直諒。彼便正顏厲色。隨事責善。投以直諒。件件與諛事相反。卻件件與諛字神妙比。嗜慾之好。更易惑人。然則何以免此耶。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杖云。病以無鬼者不可醫。厲人之門。喜有心鬼。能自創。而恐其似己。一喻妙甚。此亦解惑一方法也。

